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詔令雜考一

自

高帝以後書檄之類不登詔令及不可以入史傳者
錄以備考

高帝平偽周榜

高皇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

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
軒轅氏誅蚩尤殷湯伐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

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生居深
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
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
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
天下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辭其言之妄誕酷信彌
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蟠
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郭城殺戮士
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
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
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世為名或

托香車為號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
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以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
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
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
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
入版圖雖化理未洽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
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
固于海島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

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
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兵直搗其近
郊首尾畏縮四也又詐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浙江
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迭
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
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
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
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
馬步舟師分道竝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

軍從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逋
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有爾張氏臣
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
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
有田產房舍仍前為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
取使汝等未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
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
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
咨爾臣庶毋自或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
合就備出榜文曉諭教依 令旨事意施行右文榜

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太守荆營許士傑齎到

諭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醜兄至於弟

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

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僭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陝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

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與擴廓帖木兒書一

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綺即遣汪河同往

爲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去而不回復遣人去皆被拘
留且閣下昔與李羅構釁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
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
地又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
外假元名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
但以閣下內艱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
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于中原則
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
深入淮城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來者備
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欲專併閣下此甚可慮之

秋安可坐使西北數推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
利極力支吾非遠計也予嘗博詢廣采閩中將軍欲
爲亂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
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
察焉

其二

曩自尹煥童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
意當此之時李羅提精兵往雲州與京師密迓其勢
必挾天子閣下恐在其騙令中故力競若歸使者必
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

士平世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考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卹隣國以保宗社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前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心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示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常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

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於此留心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開新釁也兵勢既分米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亡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保拒戰於樂安王仁遜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托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閣下拘留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

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播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城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意豈得成哉儻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哉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從可守後患從可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徑唐鄧之郊北趨許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

向光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保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子同謀之毋徒獨斷以遺後悔

其三

自古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闔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

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得釋者政以此時孛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孛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

社稷為重主靈為念者胡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叔圉晉使智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漳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保之兵蓄變於肘腋三信之衆生鬻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

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間者禍起山東兵連奏塞幽并混撓鬲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迄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何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行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

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一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仇讎不鮮閣下雖深謀如秦操詭計如益温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况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與李思齊

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

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
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
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
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
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
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
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
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戎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足可以自損使兵威
常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

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
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
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
賈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使平章楊璟與明昇

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
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
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
幼冲之資籍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
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

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持則三苗之君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汲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河江積糧過丘山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茆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

害將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
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
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妻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
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
之途在足下審之

與元幼主

朕本布衣昔在田里享承平之樂忽妖賊倡亂海內
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
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
此天意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寧由

是為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衆待天下之清奈
何君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稱元臣內實自謀
未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群雄割據荼毒
生民余心不忍乃親帥諸將西平湖南漢沔南取交
廣東定吳越八閩江西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
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
互相讎殺生民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
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
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乃上
策也未幾邊將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回思前日宗

社稷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以孤兵自隨
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
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
全二千城衆之庶握群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
與我為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延宗社而欲吐餘
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
三十萬聯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邊遁亦出
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清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
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朕以誠

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
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大理戰書附

大理守段信苴世頊首拜書上總兵官定遠穎川二
侯麾下伏聞用兵取天下古今常事然不濟之以寬
仁則未有得而久長者也 欽惟聖朝受 天明命
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不可悉數獨此雲南
屠使匿逋梗化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
得已者歟是以麾下奉 命統領大軍三道長驅一
鼓併進席捲曲靖瓦解滇池武功神速曠古希有非

天之助順何以及此况乎今日之事關係改朝換世
順天應人邊鄙賤微敢不臣服緣走報者流言塵下
之兵所至烈如猛火玉石不分遷其土著虜其妻子
一二之說尚未信三四言之弗免疑以此畏縮而不
敢即也夫雲南根係白爨故地稱為遐荒歷代所不
能臣秦漢之際始通華夏亦不過遣使來往蜀諸葛
孔明不留鎮兵而諸夷信服唐鮮于仲通調十二萬
之師而竟敗績皆蒙氏以前之事史書之所具載也
方之當今彼奚足論竊念我段氏紹蒙有國抗衡趙
宋三百十有五年會元朝翔興以小事大首先內附

特命高祖武定公仍舊管領大理部闡會以建昌威
楚姚安鶴慶東呂騰衝等處州城并三十六酋長悉
聽節制撫綏降順招討未庭閱十數年民心乃定然
後創設行省列置各道衙門累代宗先沐恩榮仕為
守土計一百三十年于茲忠孝相傳一心無二間為
紅巾陷滇兄平章信直功仗義宣勞克復省治梁王
反政被奸臣厦藍脫懼不花等妬譖謀害乘釁圖我
城池兵連禍結疲耗多年信直世與左右丞信直寶
為兄殺父之讎義不與共戴天適元君失位無所控
訴嘗修表南進納款請援以為生靈之計至普定被

執術寬忍抑馴至于今彼此曲直之情衆所共知幸
賴天聰無遠弗達曾遣叅政張普招懷諭以采領
雲南王金寶之詔只得口傳弗獲欽承然而信上
國必無食言之悔也茲者幸蒙麾下與吾除報復讎
感佩不淺正喜躍間伴來持榜布諭信直世拱闕拜
伏外所謂民心向背基於撫虐天道損益應於謙滿
可不戒乎且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莫若班師罷
戍奉揚寬大儻賜繼絕舉墜庶副蒼生霖雨之望比
備禮儀朝覲以來先遣張元亨諸麾下聽諭仍抵中
慶大營煩為差軍遞送是荷附此卑懇于昂威嚴不

勝戰慄之至所有事宜去使悉畫書不復載伏乞照
察不宣壬戌正月二十三日信直世拜呈 總兵官
征南將軍檄示大理守土段信直世嘗調智士審興
廢之機達人明向背之理豪傑之士各因其時而用
心故能勒名金石垂勳不朽若反其所宜未有不敗
者也曩者元季之衰君昏於上臣虐於下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念生民之疾苦上下情乖教養道喪馴致
亂興海內板蕩群雄競起疆宇瓜分大者連城建國
僭王侯之號小者乘輅仗鉞擅生殺之權萬姓流離
肝腦塗地之亂亦已極矣於是天厭元德命我 聖

皇經綸草昧掃蕩欃槍天戈所指瓦解冰消神武惟揚電驅席捲寰海之內莫不來庭日月照臨罔敢懷二桑榆遍野謳歌盈路雖三代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也眷茲南徼獨為異區恃其險遠蟻聚蜂屯累常遣使諭以禍福而乃愈肆猖狂殺我使命納我叛臣是以聖皇赫怒特命諸將奉辭討罪兵臨曲靖其雲南達理麻等未識天運捧土塞津欲以三萬之衆來拒王師一鼓土崩遂爾擒獲因乘破竹之勢追取彼敗亡之餘直抵滇池元惡自經餘黨款附又烏撒右丞石卜等糾合東川芒部烏蒙等郡蠻夷八萬餘

衆進臨赤水扼我偏師當選精兵倍道兼行由可渡橋而前出其不意入其腹心彼衆聞之蒼黃而歸首尾受戰大戰移時兇酋授首降者縱歸田畝戰者血濺郊原不月之間千里寧謐其東川等路土官左丞勝右等鑑彼覆車之轍遂輸款附之誠籍其兵糧納我戍土已為申奏榮寵有期又若越州土官龍海豺狼之心猩羶異類始降而終叛惑衆以誤民邀截道路潛害官軍再諭不伏自取滅亡惟爾大理僻在南鄙未嘗遣使詢於父老咸謂汝段氏繼蒙有土四百餘年元世祖南征段興智段福祥以全城內附又

率蠻衆從師伐宋爾祖段實繼任再續勲勞累官叅
政子孫相承綿至於今亦可為名世之家矣故遣行
人招汝使行之際復有一二降人言說達理麻旋拒
天兵汝嘗遣衆來助聞敗而歸實係蠻夷難以德化
必須蕩平吾念其中亦有聰明特達識機知命畏威
懷德之人是以決策而遣之今者書來乃云吾兵烈
如猛火向者曲靖烏撒之戰兩兵相接白刃相向勝
敗存焉况兵行萬里深入重地人自為戰當此之時
湯武不能施仁雖欲不猛其可得乎至若遷其土著
虜其妻子則未知所遷者誰歟達理麻之敗就陣擒

獲不啻數千斯皆應殺之人吾尚不忍盡撫而釋之
達理麻見在余不悉舉此衆之所共知也乃云諸葛
不留鎮兵鮮于仲通敗績而返夫諸葛固亘古今豪
傑之士然當此時吳角其南魏犄其北潛師而遠征
恐二國聞知以襲其虛擒獲之後諸葛豈不欲留哉
顧力有不贍耳遂留其渠帥而用之斯蓋一時之權
宜非經世之良法也鮮于仲通者因楊釗以進出自
屠沽謀不及遠玄宗享國已久荒淫日滋天奪其魄
群小用事遂以斯人為帥彼豈將才哉國中特以此
為報息之具耳君臣知人若此安得不敗乎方今

天朝聖明在上賢人在位封疆萬里雄師億兆玄闕
之北日本之南偏師少舉無不景附豈以此一隅為
意耶新附州城悉署衛府廣戍兵增屯田以為萬世
不拔之計又豈有兵久生變之弊哉固不足論也若
夫領寶之說斯蓋梁王未敗之前 主有憤其不臣
殺我使者故有是命汝於此時若能發兵犄角共滅
雲南更立功勳一心王室庶副前約今者天兵南下
汝反率眾為彼聲援聞敗而遁不加爾兵亦已幸矣
又敢大言以祈前詔乎果若人言蠻夷難化者信然
矣足下援引古今鋪陳得失則厭聞矣今者之來但

知奉命有罪者誅無罪者安置若漢降 當即奏聞
區處款但遊說相玩則不如深溝為壘以俟兵至欲
為城下之盟必不可得汝其察之毋悔毋忽

前書張元亨所有情實備在簡牘據全參政楊員外
不即回程一節本待張元亨至就引我人出降庶免
往來煩瀆切恐麾下譴責常遣人賫其書赴營哨報
如區區進款白巖之故蓋以彼此說話近便兼護百
姓布種殊無他意斯言於秦鎮撫處附托相似不達
為蒙麾下懷疑又令滅楚耆宿蘇世等來吐肺腑為
書專州判李明賚書未知到否今有奸細人奴勝窺

測我形勢援問我事機已行捉獲不忍加刑放去然而大賢君子既以取天下為事當以至誠相待豈可以詭偽之小計鬼崇之微患施諸人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吁人而無信其何以行之哉近日聞知麾下將我去人執繫下獄以兩國戰鬪使在其間往來自古有之殺死一二行李何益於事我雲南僻在遐荒鳥雜獷悍最難調化歷代所不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語言不通嗜欲已異得其民不可使故也至漢武帝不思先王之道窮兵于滇池海內從

是虛耗唐玄宗不忍邊夷小忿逞武於蒙氏全軍以之陷沒構多事之禍以貽後人遂使川蜀交趾連年為中國患此可以見兵威之不足恃也共惟 今朝遵守三代之典章革漢之故弊絕無凌辱暴寡之心惟有除殘救民之政故我段氏納款意在封王入貢靖郊涓塵之勞望天地涵育而已是以不應中慶之救援不預曲靖之迎敵控品甸三營之地旋羈金齒雕題之夷類謹守信也拱候 上命豈意麾下復生猜忌猶豫不決信任而不果也哉區區願罄一得之愚若不彼此軟血盟誓罷威楚之戍勤諭農民及時

布種撫恤凋瘵招懷來廷容以大度示以大信俾元
元各遂其生共賞昇平之樂不亦美乎或有不忠不
義之咎發兵討之亦未為晚庶使中原冠帶之人得
免荒野暴露之勞他鄉流落之苦弗如是惟恐瘴毒
日重疫癘日興師老糧絕萬一失挫奚翅為天下之
叱笑亦負段氏厥初之所望又為西南諸侯之耻辱
矣楊員外回必能道其詳書不盡言伏希裁察幸甚
不宣

信直世詩

長驅虎旅勢桓桓
深入不毛取暴殘
漢武故營旗影

密唐元遺壘角聲寒
方今天下平猶易
自古雲南守
最難擬欲華夷歸
一統經綸度量必
須寬

前者專人敬詣
轅門獲奉檄示披
誦再三惶恐無

地所云吾是武人
不通經史前代得
失則厭聞也愚
聞先民有曰蒞堯
之言聖人擇焉况
乎經乃載道之
器史乃紀事之書
有天下者舍此其
何擬哉且夫武
以定亂文以守成
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不通之說
必謙退耳至若民
之休戚政之得失
許諸人陳言其
有可采舉而行之
優加擢用如無可
采不加罪責有
國之典皆然本宜
開言路招規諫以
來天下之善設

若厭聞則諂諛至忠直去將何以治乎又為深溝高
壘以伺兵至者方今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日月照臨
罔不臣服以予邊鄙草莽輒以一撮之土恃險負固
獨限於覆盆之下不覩於大明之光雖愚且昧必
不為也然而城池之險出自天然不假人力焉用勞
民苦築施私智之功圖其堅利乎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雲南已為麾下之所
得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既得其心則中外
一致又何親疎之辨矣愚謂留客兵而鎮有泰山之
損無鴻毛之益仍上人而守有貢賦之利無供給之

害是以三代之所不有者知此道也漢唐之所以勞
兵者逆此道也觀聖詔有曰爾雲南自漢通中國唐
宋以來封王入貢爾段氏果能順上招下克平之効
則治愚昧之罪未知賢意若何伏惟麾下速耀皇
威所至皆輒擒而復縱功不下於孔明勇而有謀才
堪敵於方叔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寃歷代以
來未之有也矧閩外之事將軍則制之何所猶豫而
疑哉誠如愚向所陳皆吐肺腑請以况予與汝既無
殺父之讎又無財債之怨無故交鋒接刃相害性命
真乃不祥汝之取中慶者辭曰除暴濟弱固其宜也

汝來戍鎮威楚彼處之民有何辜也今以汝等耗民之食是絕其命取民之財是剝其心虜民之妻是亂人倫遷民之土是拔其根則予之應其勢有不得已者爰念汝等俱係腹裏冠帶之人於千萬之數中豈無百十達士得此雲南於汝何益不得於汝何損驅虎豹之銳旅搏魚蝦之醜類是何心哉故奉奉密書招諭之以禍福據西南稱為不毛之地易動難安即日春氣尚暄烟瘴漸重污穢鬱蒸染成癘疫拒汝不假礪兵殺汝不須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漓江河泛漲道路阻絕往復不通則知汝等疲困尤極糧絕氣散

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黑毛髮脫落骨脊露出死者相籍生者相視欲活不能悽愴涕泣殆及諸夷乘隙四向蜂起弩人發毒箭弓人激勁矢弱則邀截汝行強則圍擊汝營逆則知之汝進退果狼狽矣莫若趁此天晴地乾早尋活路全骸逃歸鄉里但得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樂可瞑目而無憾也雖以軍律論豈有盡誅之理哉寧作中原死鬼莫作邊地遊魂汝宜圖之

倭國求通表

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

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
民之糾首故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
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無上也城池數千
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而起滅絕之意天發
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至仁八方拱手今聞
大國有興兵之策小邦有却兵之謀臣豈肯執途拱
奉 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

下選服肱之帥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
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大國之策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
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危年年進貢於丹墀歲歲
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編

詔令考二

聖諭謄黃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見爲征討廬州城池事除令安慶翼元帥
朱文輝總率畢家等寨軍馬收取舒城及調監軍
周或節制同知程德權與同曹平章監點軍馬取
由便道駐劄伺候總兵官到日攻取城池外令委
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克總兵官統率平章常遇春

胡廷瑞金吾侍衛親軍正都護馮國勝雄武衛親軍指揮使傅友德等大勢軍馬直抵廬州務在搶獲渠魁克取城池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見為應援安陽攻取廬州城池事今委自中書省右丞廖永忠統領各衛軍馬前去總兵官中書左相國徐達處叅隨征進聽受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五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軍馬直抵荆襄湖南等處點視城池撫安軍民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八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大勢舟師馬步官軍前去克取淮東泰州等處城池撫安黎庶大小官軍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一年五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領各衛大勢軍馬進取張寇城池各衛將士悉聽節制依

奉施行者

龍鳳十一年十月 日

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陸萬餘衆然而俘獲甚衆難爲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善係不堪任用之徒就中軍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親筆前去教總兵知會前日廬州俞平章報說安豐軍情緊急教早發軍去應援二月十九日丹差人前來家中說那廝也則是這般樣子我每舡守沙河河口修東正陽他連日把馬哨一逢東正陽回去下在劉備城下多日無糧依舊退回安豐不知已後事勢今丹差人報與你總兵官知會你每那里若是擇的馬軍時便差馬軍來擇不得時也罷

龍鳳十二年二月二十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高郵城門無令賊人得出委付常平章固守海

安等處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池你將本部精兵
及水寨慣戰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
徑抵宜興勦捕賊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令旨說與總兵官知會二月二十一日叅軍都事到
家說稱海安填上除孫指揮守城其餘軍馬都來
泰州抹子上教常平章上水寨這幾說都好江淮
省也無甚麼事前日報那邊軍馬事勢輕重不一

俞平章取軍緊急大盖本官自来不曾獨力主事
所料未到是有取軍切切近日報來安豐止則添
得竹二一支人馬欠五千人這幾日安豐無糧本
軍將欲都退不爲大害你每且休上舡來我這里
又聽說張九四軍好幾支過江了你每且將軍那
在泰州等他來攻海安殺他一場再做商量

龍鳳十二年二月 日

親筆謹封

前差小先鋒軍中說話取劉平章薛叅政領軍馬
五百來家去安豐廝殺這等賊是俞平章取的緊

爲這殺便來取來如今俞平章見那里事慢却又
差人來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爲甚不
肯給親完聚發來這箇比殺人那箇重當城破之
日將頭目軍人一槩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
將精漢來我這裏陪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
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
副使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
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
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三月 日

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
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會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係
便降係是泗州頭目青旛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
的功勞如是三月已裏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
故自說將來者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三月 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將領官軍二萬名乘船
并軍馬二千名前去克取安豐城池其餘官軍留
於淮安鎮遏仰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今耳差尅期賁批前去教左相國與同委官朱文正
會議須要留下精細能幹邊上頭目鎮遏淮安編
排隊伍務要防姦此城係新降軍馬理宜乘大軍
兵威在彼事斷其初若不如是正軍起去多留鎮
淮安少恐編排隊伍有不得頭目做的怨怒一生
不可不防就編伍之時有明白微強不伏及深藏
機密暗地抱怨似這等人休與軍管休留在淮安
就稱兵威在彼徐徐起發前來務要力行其安豐
攻取竹寇不可遲緩急宜速去到彼必擒此徒如
經過濠州虛實動靜降與不降畧看便過仍留韓

平章攻取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親筆直至安豐總兵官軍前知道即日徐州叅政陸
聚差人賁到公文說稱王保保遣水陸賊黨欲犯
地方告兵策應爲此教尅期來說與你知道軍前
將安豐賊寇已行困住量必有可獲其大軍內摘
撥方便船隻能幹軍士頭目前去徐州殺獲賊徒
救護城池就觀王保保軍勢若何批至速差軍舡
前去毋得遲慢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三次據江陰報賊依然在范蔡港扎不敢上流此計專在掣兵餘無攻城大戰之計軍中止教廖右丞回水寨大軍不必動江陰頭目每也這般說將來鎮江那軍也教回來他在江上如此怠慢一月之後我必剋泰州泰州克江北解然此你每軍中好生用心關防今就教江陰來使往軍前見總兵官你再省會他來使教回江陰

親筆

吳王令旨命右相國徐達做總兵大將軍平章常遇春做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征取浙西蘇州等處城池招撫軍民仰大小官將悉聽節制依奉

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八月 日

教總兵官徐達常平章知會姜偃黃橋但係民軍往來路延處所彼處之民不許屯集於這幾處果係復業人戶許令散居元宅一旦有謀時寇如何便聚集起此我之利也店市之民不可屯於要道理合移於水蕩中間沙洲處所拘其船隻使民智勇不能施亦我之利也平定通州別行處治若使遷發為軍恐通州下面左右之民間此一聲速去之心甚重彼各持刃與我相拒未可也軍中再思

十一月初三日內使來報捷音已見來降頭目姓名
一名名分曉今差內使李順賁批前去軍前教總
兵官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知會黃舡到日可
差精細官人及伴當人等管伴押解頭目王呂朱
梁及一應大頭目星夜赴宜興上岸鎖項前來其
餘小軍節次如法押送赴京我自作區處其賊人
首目毋得久留軍中恐防有詐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交付馮同知牢固封
閉高郵城門毋令賊人得出交付常平章固守海

安等處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池你將本部精兵
及水寨慣戰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
徑抵宜興勦捕賊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劉都事來說土軍王僊被豁鼻馬殺了他王信王仁
見圍了豁鼻馬你每可間道差人去與王家通
親筆差人前去泰州軍前教同知於今月遲一會

吳元年正月 日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左相國知近體知淮安頭
目陳驢子并元帥三十名又有蘇州城內走出來

降的馬軍院判元帥萬戶五名及李司徒下貴赤
一十名此等之人見日久蘇州不下密地打話甚
有奸意就你根前小人兒知道不敢對你說今發
親批至日火速差人牢固伴解前來庶免憂慮批
至毋分星夜

吳元年正月 日

親筆教總兵官大將軍副將軍知正月二十六日剋
期翟狗兒到京方知平章十九日自杭州回至軍
中更見杭州事體皆定有人從杭州來說平章省
會來降人衆甚是磊落不詐正合我之本情今爾

兩員大將一員杭州去一員率衆攻蘇州爾兩員
所辦之事皆使我無憂我喜我喜今就差人前去
你兩箇處說知蘇州既圍定了可將虎賁士一衛
盡數發來

吳元年正月親筆

總兵官處問瘦朱兄弟及江上殺死我軍逃去的沈
十見在何處營內留下馬的官軍每姓名開來教
我知道等那廝來時好合那廝說話軍中切計尋
蔣英劉振牛鎮撫熊天瑞及各年叛將的軍人都
教拏來

吳王書諭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將等二月二十一日
剋期來齎至所稟事務件件詳細一一皆聽命令
而後行此古賢臣之當爲今合其道然而吾觀於
內事務多有軍中可以不稟便行者數事今後軍
中合用之物急則從急緩則從緩庶幾便當吾與
諸人同起於淮地十有六年今事業已成諸將臣
我之心愈見切切社稷之隆邦家之固真可見矣
昔鄧禹見光武諫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
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崛起志在財幣子女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

非良臣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此更始
之不才諸將狂愚終無漢光武鄧禹君臣之所得
往者湖廣陳友諒姑蘇張士誠兵非不多將非不
廣錢糧非不足奈二生皆效更始之所爲諸將亦
效更始之部屬以致今日爲爾諸將所得近聞軍
中有民人生理鄉外無擾諸將歡和爾等焉得不
與鄧禹同名於天下乎

吳元年二月 日

竹家迤北將來的軍一箇也休放在那安豐在家軍
十分爲數將五分开滑的便將來善的放在那里

大軍自下山東所過去處得到迤北省院官員甚多
吾見二將軍留此等於軍中甚是憂慮恐大軍下
營及行兵此等雜於軍隊中忽白日遇敵不便夜
間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係省院大衙門難
以姑假稱之

親筆至日但有權柄之官員無分星夜發來布列於
南方觀望城池使伏其心然後用之決無患已如
濟寧陳平章盧平章等家小東平馬德家小盡數
發來至京之後安下穩當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
舊官去處言信人心可動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大將軍左相國副將軍常
遇春今為太倉守禦人員事教你每知道即日選
到舊日隨軍渡江頭自朱禹係黑張副使跟前的
今於宣武衛充千戶文書到日教充太倉衛指揮
副使就做太倉衛總兵官新降的那普萬戶教充
僉事封印一同守禦見守太倉千戶劉衝提回軍
前聽調

吳元年四月 日

令旨教徐相國可將水陸軍馬二萬人前去取攻興
化高郵淮安此數城賊兵高郵軍民不滿五千淮

安僅有六千人興化不過是衆百姓自守水陸軍
揚州取四千五百直擣高郵南門西門泰州軍前
將起一萬五千人共轄二萬人常平章屯海安別
令能幹頭目領三千人守海安城平童軍馬屯於
海安城四外不時出沒巡哨通州塩場等處是必
小心張寇見我軍馬去攻淮安深入淮地離大軍
甚遠必來與常平童廝殺不然使大舡於鎮江上
下攻畧地面所料不過如此你每有的高見識尋
思說將來這帖子須要拏去教常平章也見徐打
高郵淮安興化軍馬外其餘不問軍馬都教常平

章領在海安征守那里地面

再贅我的見識則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
當處隨着你每竟兒行着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
有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 十八日

差人去軍前徐相國常平章跟前取莊元帥青旗李
蔣郎中王指揮李司徒處新發遣着沂州軍馬除
土人外實有多少正軍如正軍數目較多時務要
俵在益都濟南濟寧徐州邳州俵了之後老小完
聚畢日却將馬步精銳軍挑揀隨軍征進大頭目
老小逐時隨機都發來淮安

吳王聖旨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總兵征虜
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做總
兵征虜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前去征取中
原等處城池招來軍將安撫人民大小將士悉聽
節制依奉施行者

吳元年十月 日

教總兵官將各營內新舊見在馬匹數目報來毋得
隱瞞就教小先鋒將手抹來回話

近有一箇摩泥及一箇面前須要一發取來 其
王指揮教徐相國止以差使發落回來 除文書

上有名字外餘者間人雜人教盡數發來無毋容
留在軍中

吳元年九月初三日

如得王信沂州若是善降了得其京城本部軍令兩
衛權行守禦沂州將王信父子老小盡數起來准
安軟拘王信不可離了左右如得了益都濟南濟
寧三郡每都除益都令一衛軍馬守禦王信本部
軍就留五千共一萬人其濟南濟寧亦同這箇緣
故務要將王信軍馬指以守城爲由分散各處王
信軍既在各處聽調密令各處守禦指揮索取各

處軍人老小完聚亦令守禦沂州指揮隨時
今差小先鋒前去總兵官處議撥馬軍二月十八日
江淮省俞平章差王執印來說即日竹二將馬八
百匹步有九千共計萬數自柳灘子渡入安豐如
今水起拏住人問說將見在陳州整舡隻護送糧
米安豐爲這般俞大舍見領舡劄在東正陽脩月
城守了差哨舡哨沙河口絕他來的糧道安豐城
裏見無糧食便添上這軍一發食用的無了如今
竹二見領馬離正陽七里地留備城劄與我船軍
每日對陣至晚又回留備城馬止有八百內有甲

者少爲這般俞平章差人來說添得馬軍來與他
廝殺絕住糧道安豐先下切詳俞平章所說北方
來的人馬不過則是這些時下如此若不與戰絕
其糧道先奪安豐恐爲後患我如今教小先鋒來
你每軍中若擇得劉平章薛叅政於內選五百好
馬來前去聚着廬州家裏馬軍火速去殺那廝一
陣了便來你每商量好時便發來如往要機密着
不要人知

與徐常馮

即日王保保今秋八月十五日已將關中及潼關

失了又被張思道李思齊追過潼關兩日路程孔
與脫烈白天保怒兵入三晉俞寶棣州大勝殺王
保保軍馬三陣追過清河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得
了馬多即目王保保起了百姓往北去當如今汴
梁南陽唐鄧等處俱各不寧河南府八月內被洛
河水發漂了三千餘家倉糧流了一半這的是迤
北消息如今你軍前但得張家一大陣時便將任
亮及他那軍發來我自道理虎兒將批你看
吳王親筆差人齎至軍前教左相國徐達知會今後
就陣獲到冠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

典刑近自十月二十五日二更二點都督府斷事
牢內所禁張寇首目二十四名將牢子打死逃
出城外至龍灣三更時分將一隻解軍需的船牽去
隨時跟捕去龍灣發快舡跟趕必是可獲今後不
必解來

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這厮每好友先救高郵他有徐左丞領過的人馬王
保保再添他些他那里水路旱路都便當他馬步
必從天場路上來徐便後水路或是射陽湖來興
化由瓠子角或是寶應來北里來的王保保軍馬

必是欺着我軍馬他來太師營那里曹元帥守的
那里廝殺可先整兵在高郵候他來拏那廝通州
有張九四外甥兒在那里這兵是疑兵必不敢便
到海安你每可作急整理高郵

親意儒書之

沂州已下未知總兵攻取山東何處若取益都黃
河內必撥好將將新舊黃河但係王保保人馬往
來要路處絕斷勿使救兵往來我官軍得以自在
攻取山東城池如不先取益都山東邊海城池爲
我環裹於內豈不囊中之物可不取而招來此說

係是坐家之論軍前隨機應變又在自謀勿以我
遠料之言爲必然

沂州既下王信來其部下得力頭目盡數收拾與王
宣父子等管解來但係能幹頭目勿留於軍中勿
聽巧說頭目解起軍人全用然是全用須要分於
各郡隨我軍征守每軍各帶老小於所守城內住
坐止可千數調用不可滿萬

若山東城池都下止留萬軍守益都其餘衆守濟寧
濟南其大軍進取燕冀河洛然後相機而動兵馬
既往濟寧濟南益都其徐州可添舊軍守禦其王

信守梁城頭自其名克誠者得之可行柳鮮來陸
叅政知此意口教陸叅政尋此人

吳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差梅右丞弟去軍前

皇帝聖旨說與徐丞相如下了慶陽時教馮都督掌
總兵官印信總領大小將士軍馬屯駐慶陽節制
各處城池合用軍儲從長規措置如少時問百姓
每借助些供用其鞏昌臨洮蘭州等處見守的官
人每都不動如軍馬少處添撥將去務要安妥再
看蒲州四外寧靜不用軍馬守禦時教康同知將
見領軍馬分二停親自領去山西省守禦提調太

原平陽城池留一停添守陝西其各處城池都要
擺布守禦停當然後除丞相同湯大夫將領一千
馬軍回來商議定功行賞那守鎮邊城的官人每
先將照會去與他誥命送在各官家裏我與大將
軍安葬鄂國公常平章了時隨後一同親往軍前
定奪守邊今教李平章吳僉都督去軍前與總兵
官定議各項事務了畢吳僉都督就在慶陽馬都
督處駐守教李平章去陝西省與耿僉都督一同
守禦宜令准此

洪武二年七月 日

皇帝聖旨教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征虜大將軍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做左副將軍右都督馮勝做
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做左副副將軍御史大
夫湯和做右副副將軍總率大軍征取地方大小
將士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日

皇帝制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馮勝鄧愈湯和
朕起布衣爾等備知近為浙江左丞相胡德濟怯陣本
將軍合為之事又乃行枷前來此非古將之風爾
等豈不知穰苴莊賈剋期會軍之令却從軍中解

往京師以君問彼之罪若以凡慢功之人一一解
來天子處治人必料將軍不敢擅自殺人人皆慢
功則將軍之威名何如嘗言曰闕外將軍令若將
軍為立千萬年美名凡有犯者不必送於天子須
當以斬斫自由若胡左丞至京師緣治國與治軍
不同念其救信州之勇守諸暨之功不忍誅之似
此將軍難以率衆今後但有犯令者將軍當依令
斬斫自由可依奉施行者

洪武三年四月 日

說與大將軍知道恁四箇好生議的穩當將着那軍

馬合往何處征進呵便去說那甘肅省也無甚麼軍馬如可守時節就撥人守了其餘那土番西蜀的那些地方可就將軍馬收了那里了大將都把大江裏下來省氣力這是我家中坐着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到那有騾馬的地面呵連羣教頭自每趕將些來臨濠我看就臨濠牧養別無甚麼說的緣故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箇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留此守西蜀便了

洪武三年四月二十日辰時
得了西蜀留守官員姓名于後

唐都督 陸都督 陳都督 何文輝 王文簡
周立 耿三等

其餘留守蜀內邊城處皆能幹千戶守之聽成都調遣所得蜀軍就留忝了舊人守鎮其西蜀頭目盡來赴京凡守禦千戶從大將選精銳的有見識人守除守四邊外城都留兵三萬

洪武三年四月三十日筆

如今北平都衛裏及承宣布政司裏快行多是彼十

人民爲之

又北平城內有箇黑和尚出入各官門下如常與各官說些笑話好生不防他又一名和尚係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應舉不中就做了和尚見在城中與各官說話

又火者一姓名崔係總兵官莊人本人隨別下潑皮高麗里關隴間又有隱下的高麗不知數

遣文書到時可將遣人都教來及那北平永平密雲薊州遵化真定等處鄉市舊有僧尼盡數起來都衛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盡數發來

一名大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日在各官處用事又指揮孫蒼處有兩箇回回金有讓字家奴也教發來

皇帝聖旨教魏國公徐達前去北平整理城池操練軍馬仍教濟南等衛指揮僉事盛熙等統領軍馬跟隨魏國公聽調宜令准此

一合調軍馬

濟南衛指揮僉事盛熙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濟寧左衛指揮僉事房寬屬達本衛官軍五千戶

青州衛指揮僉事周興領本衛官軍四千戶

萊州衛指揮同知胡泉領本衛官軍三千戶

徐州衛指揮僉事司整李彬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洪武四年正月 日

皇帝聖旨教太傅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前去山西整
點城池操練軍馬凡有調遣迤西迤北征進從便
施行太原朔州大同蔚州東勝軍馬及新附達達
軍馬官員人等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四年七月 日

皇帝聖旨教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做總兵
官征虜大將軍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

做左副將軍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做右副將軍衛
國公鄧愈做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做右副副
將軍統領內外各衛軍馬於北平山西等處從便
駐劄相機調遣仍令大小官員悉聽節制宜令准
此

洪武六年三月初十日

說與大將軍等王保保此來恐非實意謹防虛詐鐵
冠曹言子月有戰此人今來其前賊普賢奴乃兒
不花魁的斤賊衆又恐烏合來擾我邊不可不防
其王氏被疑逼而逃近塞上或有之不可全信不

可全不信廣伏精兵務討實信前者京師發去孳
獲的當道驢可放過去盧國公孩兒亦教去爾等
諸將出入塞上非一二千騎不可輕行曠漠中忽
遇勁敵子細子細

洪武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皇帝手詔諭大將軍徐達兵書有云制人而不制於
人卿等率軍塞上已有日時其中動靜衆寡王保
保安得不知多寡勝少寡况無筭乎此兵法之確
論近有自軍中來者言及王保保處逃軍一名盜
彼印信前來我營觀其來意甚篤然而古之智將

有鬼神不測之機今吾爲將軍籌之爾所率者騎
士皆前日王保保部屬力不及隨征舊主安知心
地果然乎吾所諭者但恐來人入間當以誠待亦
以機防以備不虞勿使與人暗言恐中奸計勿誅
降人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今王氏力微智思
無數不可不備當籌之萬千勿欺敵勿忘機保全
諸軍不戰而屈人兵乃爲上智卿其勉之
洪武六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

保兒知道

李文忠
孔名

如今爾做總官調遣北平通州

永平會州大興等處軍馬務要息威得當機謀中
節毋得妄行事務前常平章在時軍中合用之物
本官設法指取並不曾缺了凡守禦城池官員他
亦能知誰可誰不可蓋本官調遣諸人能知詳細
這幾年我來不曾臨軍中次等頭目多不知所行
得量如何所以徐常二將軍在外多用至誠報我
所以不疑動止大軍之權都教他每去施行今常
已無了使我如失手足爾在通州住了却時忽往
北平去教孫華二都府官將那軍隊伍務要精細
毋作虛名錢糧儉用度使我不廢心力爾若不能

似前將鄂國八我那憂煩何可當也爾當體常平
昔調兵施行

洪武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親筆

親批付男朱文忠

初蒙 賜姓爲子洪 武三年始復姓李

六月初四日

威平見陶元帥率兵前來添力守禦城池俟秋涼
水枯方遣還營如陶洪元帥并大小頭目軍人至
建興翼多加撫恤毋得妄分彼我有失頭目軍心
日體服得知罪犯不輕更有守禦南門元帥葛俊
多有謀勇張賊前來數遭是不失利皆能處亦與
多加替我撫恤使頭目心安只此親批付陶將去

不及印

六月初四日批示

再行親批如軍人到速支按月糧米謹省押
親筆說與保兒老兒親筆至日無分星夜將賣行糧
取直逕便路至大將軍徐丞相處作急作急

洪武二年八月日

說與保兒老兒火速將兵星夜前往軍前大將軍處
一同破王保保去的遲時候了事不便兵可取孟
津渡河由洛陽陝州潼關入陝西省至軍前不然
特別路恐轉了作急行動

洪武二年八月十日

說與保兒老兒如今大同張都督言老蒼蒼於蓋里
坡駐扎孔興脫列伯軍馬與彼聲勢相應爲武朔
等郡人民被害若你不曾到總兵官根前時可差
人去總兵官處計稟了可以往西京大同去時軍
馬一到時必有大勝若已到總兵官軍前時且守
西邊界首不必再動候來春再舉我雖這般說計
量中不如在軍上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
也厮活落些兒也那里直要我料定今後但凡
近處遠處有聲息機務相應調兵便行不必拘滯

恐悞事機不可十分小心謹慎用心調用

洪武二年九月初八日

皇帝手書記駙馬李禎今年正月保兒帥師北征大獲勝利勇冠三軍威振塞外在朕歡忻於禎可賀然今既回京速遣還家省侍禎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爲使滿朝稱善豈不偉歎臨書誠祝想宜知悉
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說與華孫知道保兒老兒做總兵官你那里在城馬軍都併過鐵鎗漢便要不好拘了馬選好漢騎我這里發了三四百併了鐵鎗的人來却無馬你

那里併下馬來時與他騎將去廝殺掣馬但是紅羅山錦川來的好人敢併鎗的便與馬騎了支米兩石我教宋奉御来看看保兒支分須要一一整齊若不依了時從軍津治你依了我說的明日掣了老達達時節便見你每功勞

洪武三年正月日

母舅說與保兒知道火者狗兒將到手本个上面寫着的皆是犯號令的人手本上打的也打的是殺的也殺的是若不如如此這作反不怕你在那軍中調守許多軍馬務不要偏向凡事都要中平服人

但有偏向不能服衆中平人喜

再說與你家屬三月二十五日起杭已至京師房屋
具備了我心已安也教爾知道

洪武三年四月九日

說與曹國公李文忠吾興師肇業諸將勤勞風霜連
年久矣朕所不忍前者胡虜犯邊遣征虜大將軍
大傅中書右丞相徐達及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并
爾等將兵邊陲多方備禦今也虜旣遁跡二心之
民畧入可無大患矣然又聞忽有胡騎五十疋及
從騎驀然來哨又不可笑無敵故邇文至軍中令

徐將爾諸人塞上過冬日夜思之徐馮諸將已勤
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大小侯
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於山西以防虜寇教徐
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勳胡虜出沒爾獨當
之當深謀以備勿怠告

謹身

洪武六年十月十三日

殿寶

說與曹知道如今塞地草青胡馬當肥此時彼中必
知我軍中動靜今後再有些須胡馬時可候他果

實如何得他彼中虜實料我十分得勝時方纔出
軍與戰若不能知彼止知於已不可輕出得勝之
後絕不可深追徐馮二將已於四月初六日至京
但與議論彼中事務二將自言不容在家久住月
內就行爾當訓教軍士整齊隊伍以候二人至此
親筆到日可將那里守禦的步軍權時撥與馬軍
看馬軍既不在那里留守呵明日戰罷了時馬
自回京來步軍仍各還衛軍中一切事勢十分謹
慎諸侯省官都知道

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親筆

說與曹知道四月初十日貼也赤解赴京師隨即釋
放詢問胡君及王保保所謀何如本人但言四五
月必戰凡戰必在天城白登地面又說王保保若
見我這裏馬軍好友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這裏
馬軍離了步軍時他却來與戰再說道王家這小
的只足用柺子馬熟更說必有伏馬貼也赤親聽
得的謀策不敢虜說如今我問得貼也赤這般言
語彼中虜實頗得其陣勢伏兵皆知之矣今後本
人若來天城白登宋時我這裏務十分仔細戰勝
不可深追切莫速戰當持久以待彼中動靜然後

癸兵庶得穩當不可輕易謹慎謹慎

洪武七年四月初十日親筆

毋舅親筆教保兒知道如今遼東已勝了小達達那里時下不敢輕動即目乃刺不花與伯顏兩箇在恍忽灘自廝殺乃刺不花止有三千馬軍有二千能的其餘無用伯顏有馬軍約二千名止有五百精銳見都互相據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調湯和前去陝西率馬五千之上往北行今便更調爾往西行將馬軍好的五千就大同一千太原五百共六千餘名於保德州渡河南手裏教湯和引着壯手

裏爾攻乃刺不花後火速於二月十七日午時出西址門星夜西行與濟寧侯同去道兒且留北平大將軍月書到來

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親筆

說與保兒知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月犯房第二星主次將憂又二月初六日木星退行犯太微垣左執法星主將相憂又三月初八日火星犯井主將軍有罪我如今將這應有天象一一寫將去爾看爾宜晝夜謹慎恩威毋得妄行日省自身修德以感天人不致事生可保富貴

洪武九年三月九日親筆

說與大將軍知道梅二舍來方知王保保真實消息
那厮如今東去北平七百里南離大同五百里把
做勅敵呵去我疆場甚不遠不可不備時當夏首
塞上馬肥恐彼又來相擾况四月五月以天象言
之秦晉燕三地分有戰未知正在何處然此則是
大將軍處整兵謹備觀隙而動赴京一節尚未可
輕回

老舅家書付保兒教你知道驢馬做的人當自從守
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來我的令旨爲

開按察司衙門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
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裏官
賣物事及至開我令旨不許軍民頭目來聽密行
號令但有按察司裏告狀的割了舌頭全家處死
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張家
那下買塩他從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張家塩場買
鹽江上把截的不敢當儘他往來南臺城裏倉與
庫四處俱各有物其餘多等不仁不孝的勾當我
心裏悶說不的許多保兒且知道這幾件你父親
到時自有話與他說也保兒守城子休學驢馬你

想你母親你便休惱我凡事依首領官行那家好
男子他好公主的父親以致這弟 做的

事好驢馬所言駙馬者朱文正也的令史都弄此

年久損落
不可考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詔令雜考三

太祖取雲南前後事宜錄自內閣者附於後

勅諭左叅政張統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成名而後已所
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鄉效賢人之道方始
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歿身之計命鄉西南方面
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
治安非出群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之

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制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教都督謝熊等於雲南開設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左封印戈預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禦各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十五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

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御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勅諭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

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
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發去廝殺等得蠻子畏
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
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
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
芒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
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弄子等蠻人等供
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士勢排在路
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各處深入萬山蠻
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諸將當

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勅奉
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頒行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方知
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菁
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隘必深謀遠
慮將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士
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
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寅夜持火照
道挈家盡逃入靄翠地方避難符至可着令務要蠻

人獻將出來其開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不隘人馬經行必著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通此路以接晉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首目前來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雲南地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庶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諸夷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送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

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即將藍玉費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幾個領軍的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即大蠻人地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靄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了然後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中自後其便如勅奉行

卷之二十七
四
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上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飢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靄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着

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五年九月初二日

又傳奉 聖旨烏撒若平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若半真半假來歸且虛待着東川若降亦虛待着且把軍十數萬都調毋役西蒲等處盡勦了然後復往烏蒙東川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回奏除欽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十月初十日

禮部為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華蓋殿早朝欽奉

聖旨征南將軍奏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并雲南土官

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後雲南將兵由仁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軍計羊三萬牛一萬又烏蒙邊上經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到牛羊五萬芒部牛羊四萬這般說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裡用兵可為普定安贊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拿安贊安贊已拿了取雲南的緣故為雲南梁王使人來掩根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被俺收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叛甚麼若曉事不

作歹呵將那大軍踏踐壞的人口頭疋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廝每許六地方如何無一個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攪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已當差休做歹不聽話呵俺再用心他每當不得本部再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守毋蹈前非須至榜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並起聲教異為蒸黎各擅是致廢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勵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

元都肅靖華夷奠安黎庶通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
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通聲教
恃嶮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
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
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
後

一雲南地方所居人民士農工商各安生業
一雲南諸夷處所有便於水草牧放者仍舊
一本處人民既以歸附各務生業毋得擅帶弓箭執
把鎗弩敢有違者擒而罪之手無兵刃乃我良民若

害及無兵刃者治以重罪

一本處人民往往製造毒藥有傷善良詔書到日毋
得似前違造

一本處人民歸附之後凡有訴訟須要經官陳理毋
得擅相讎殺

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夷土官既降復叛潛害兵
士若便盡行勦捕緣罪酋畏恐累良民今事已定其
有畏避軍馬逃竄山林者詔書到日自行出軍投首
與免前照仍舊生理間有首惡仍復不悛潛匿山菁
有能擒獲首告者重以優賞

一普定普安西寧等處使等經行驛路本處土人潛入深菁邀阻往來發兵搜捕已行得獲今後人民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永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大道本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廝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處土官毋蹈前非隱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嘉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

一民間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濟院月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懷材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

一舊有各處官民人等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聽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嚮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御筆
聖旨軍中要十分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
月犯畢三次王軍中有大戰防水中下毒有奸謀若
軍下營處須自穿井吃水若無糧時不要守城聚集
大軍不問蠻子在那里直要尋見拿了方守城奉御
徐保口傳 聖旨
一雲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着土官把事名字教
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子軍照依地方
勦捕缺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

諭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
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艱今雲南雖得
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瀘叙食糧優養
其意甚好又不知於瀘叙可過幾時若軍駐瀘叙不
久欲過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里土民
可供幾何通候食至明年新運糧交過可以放心不
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
日之勞每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邇四川恃嶮不
當差撥今遍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
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趁時於內食踐

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瀘叙軍糧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穎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矣近聞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梁王無力克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密回軍一節可遲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

不必備大軍可回軍回時其途中亦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佑下阿呂雨宗碎瓦得阿胡阿遣等等助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大軍既回經由便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有船隻載回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

思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擔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個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必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諸郡收集糧米接

着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奉天承運諭征南將軍穎川侯朱昌侯西平侯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鷄金馬來雲以駐牂牁未幾捷音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人貢以再而獻生口

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
並亘古勲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既多
欲勞以飲用柰山川嶮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
其勅然耶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五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
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
民亦信服焉前武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
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
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
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
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統一寰
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恃嶮弗庭阻我聲
教是用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即聽一介之諭
乃能向化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嘉今因使還特遣
正使左言龐源副使定定陳均徃宣朕意併賜以金
段表裏各四卿其欣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
則予汝嘉故茲詔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匿有罪納逋逸惑我邊守命將穎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王其西南諸夷從巨敵二載餘今已平定惟金齒之疵實也先忽都之為非平緬之謀又爾平緬不恃遠嶮生歸指揮王真等事大之誠可驗矣嗚呼造福福民福歸於已首禍殃民殃將自受茲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與師入黔中夷人效順悉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殊異朕每

即其豪強長而任之不欲數為紛更者期於安邊息民耳景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煩王師居守征從並著勞効脩朝首歲臣節益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順大夫景東府知府甬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廼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

後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之初萬里來貢
似茲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順大夫廉江府知府甫
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其地
則署土官以掌之務緝夷民使安生業以廣一視同
仁之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甫高政酋長一隅輸情
納款招集民庶迭著功勤朕甚嘉焉今命爾為奉議
大夫楚雄府同知於戲宦成不怠而福臻徂集從欲
而答至克盡貳職益懋前脩以副朕委令之意徃欽

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所至為討不廷務在懷來服從
即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皆不失職
爾阿散舊為土官自知嚮義送款轅門資助兵費繼
從征討頗著勲勞今命爾仍管兵士守護邊疆若能
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彼方則當考功實授以示
寵擢故哉故哉

阿撒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涼侯南安侯同紀察司官于奉天門欽奉 聖旨說蠻子每只怕馬你每到那裏大理有些銀子看有多少就將那銀子買上一萬馬放在海子裏看養操練上下開都要做城子海子裏打幾隻船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那裡百姓欽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於冠冕水木之於本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昏傲者罹禍時乃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望著邊氓祿承世守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款附以全其衆今年春

脩奉職貢萬里來朝朕甚嘉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府爾尚益勵忠誠以安夷甸則子子孫孫永保世福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兵部欽差鎮撫周仁翟忠傳奉 聖旨恁去說與雲南大理等處守禦衛所有發到的有罪斷發軍人編入伍着他種田把關去處盤獲有罪斷發但是曾刺字不刺字的刺旗不刺旗的逃囚軍人拿住發與原衛所將為首逃的廢了示衆又各衛所上緊屯種儘問軍人每若是有粮便差

內官送將家小來欽此

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御寶制諭總兵西平侯等雲南係在徼外金齒亦甚遐荒曩者諸將平定之後疵馬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守其觀困守忠誠今年但惠叛而能平定之朕甚嘉焉今差人往勞及首密謀總旗者爾西平侯等速為用心撫字使知朕意如制奉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寶制諭雲南都司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衛官旗照名陞用此數係是蒲坐原撥數目如有一切事故備

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者陞小旗舊者不足新軍在洪武初能者亦可陞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官旗赴京如制奉行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小旗陞充總旗

一為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車里軍民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君主

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哉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內外無間遐邇咸安也誠以天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獨治所以所在酋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菴治其民未嘗設心吞併妄興九伐之師曩平雲南惟爾車里不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甚嘉焉所以特遣使者賞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獨蠻川平緬恣肆強暴吞併地方嘗為爾車里之患及雲南既平天命擅與金齒之後後納款奉貢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新何期稔惡

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為景東之役上天照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劉之微舍人劉瑾丁子良賞擊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為軍民宣慰使司以爾刀砍為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慰使爾當合謀於隣邦凡與蠻川平緬有讎者幾邦報來朕當奉天之命發大兵一同聲罪致討誅鋤兇惡復爾原失地方安爾居民爾其精白一心必如朕命以成乃功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統曰唐

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皆然也吁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釁端發兵討平命官撫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奠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

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官守惟統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寧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鄮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敷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叙及有倫叙處皆百夷詭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可信者由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緝壘金

齒楚雄品旬及蘭蒼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簾
大每處火鏡收拾一二千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
火藥處星夜煎熬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
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
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
槩張威貽笑諸夷爾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
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污辱以此
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
來有文止答大槩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
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蠻川之地可入版圖矣

固守此言毋得輕與往來若使往來中彼侮慢絕跡
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諭

洪武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徼土民
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
教之民人皆生拗戍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
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懷德所
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為此也餘發不才之人集數
不下萬餘皆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制治者
也况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

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勅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囚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囚為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囚軍倘有專憑口舌不奉軍法即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跟隨出入故勅

洪武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曲靖軍民府雷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禱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為軍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督王誠等官於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甸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肇不肯當差芒都東川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我每廝殺不想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過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肇地面上

種二年田亦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
方去白夷廝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廝殺無糧難去
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軍來與他每就東川
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路我每自種自喫着修營
寨成家在東川芒部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
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俺
的差發不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
東川芒部人祿肇人你每休藏他走在你地面裡隱
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
如今達達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到通了

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 聖旨事意
備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右軍都督府為勦捕思倫發事洪武二十一年四月
十一日本府僉都督張銓等官於大庖西欽奉

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胡元分命梁王世守其
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命奠安生民者
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為不道
容納逋逃數為邊寇虐害生民由是命將軍穎川侯
率甲士三十萬聲罪致討蕩平地方諸夷來庭者悉
令世職以撫其民獨麓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

將莫不憤惋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納款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為邊患朕遂命將帥師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眾來寇狀聞朕即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來奏以為邊將所敗殺獲人眾數千象四十餘隻遺累遁歸然所發二十萬眾已在中途不可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車里軍民宜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知道教車里整飭兵象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

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所屬土官欽依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將應有的軍馬整棚精銳衣甲器械齊整俱要操演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 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同前外一款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

芒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搦精銳衣甲
器械整齊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
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勦捕蠻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
傳奉 聖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有四萬對任另將好軍或一萬或
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一程二三日
殺截他歸路看緊慢就取者吉寨并打景東與他相
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廝見後面軍
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個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圍地勢何處
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百二十人墜一
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
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了立起來便行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
五千馬出在那廝後面三四程攻打後寨那象也則
是嚇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
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遲沒馬一小行快人趕得上他
若無馬時及馬少時你每則步軍對任陣後往來着
馬折衝或數千馬或一萬馬來往冲近根前射象不

多時便拿得他

一着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與相對持着便着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 旨意各項事件

一如今凡拏住的夷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教馬如今京師發狠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臘國王真個經由占城安南趕到象進貢又俺自家廣西十萬山內拿了二百三十隻京師累年安南占城暹羅等國進

到舊象八十餘隻已自教成了備辦明年發至雲南今遍不用象得了此夷京師象隻還往雲南來也不來時明年春間發不用分開各城子裏養回話來一設若白夷有人出來說話求免時間他索取後項物件金齒損了的官軍將出一萬五千馬來絕賠償這些人景東節次損了出哨官軍將出五百象來賠償更出屯牛三萬頭青腿象奴三百個方纔罷征一件如夷無人來時並不許差一個人去一設若白夷差人到時正人送赴京師小人放回一

二

一今秋景東蒙化樂家等處糧在地者令兵收拾
一白夷此敗後一邊差人說話一邊差人做買賣若
如此但係買賣人不問何等幹事人盡行送赴京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差錦衣衛百戶吳
昇口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欽奉 聖旨你
趕上穎國公和穎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
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
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遞鋪口使了的餘
外的見一戶要一丁自備鎗刀跟大軍下營征白夷
若不肯去的等大軍征了白夷回來着總兵官領軍

拿下迂了欽此當日又欽奉 聖旨說與西平侯着
吉安侯平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
來出軍着南安侯回來說與他沒了嫂子教他來欽
此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七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詔令雜考四

燕王靖難師至城下箭頭射書諭 親王公主兄

致書 衆兄弟親王 衆妹妹公主相別數載天倫

之情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 老姐姐公主到

說衆兄弟妹妹每請 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說這

三四年動軍馬運糧的百姓廝殺的軍死的多了事

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

不好說我與你 衆兄弟親王 衆妹妹公主知道

我之興兵別無他事為報
父皇之讐誅討姦惡扶持

宗社以安天下軍民使

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心哉我自己
卯年興兵今已四年

父皇之讐尚未能報姦惡尚未誅滅我想周王無罪
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囚大同
出其宮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
齊王無罪降為庶人囚繫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
帛賞其左右使其誣告岷王流於漳州烟瘴地面至

於二十五弟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沉於江此等奸惡
小人皆我

父皇殺不盡之餘黨害我

父皇子孫圖我

父皇天下報其私讐快其心志

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興言
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馬
來北平殺我我為保性命不得已親帥將兵與賊兵
交戰仰荷

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忠孝之心冥加祐護諸將

士効力故能累戰而累勝今大兵渡江 衆兄弟妹
妹却來勸我回北平况 孝陵尚未曾祭祀

父皇之讐尚未能報姦惡尚未能獲以爾 弟妹之
心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 朝廷知我忠孝之
心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蒼生
如其不然爾 衆兄弟親王 衆妹妹公主及多親
戚當速挈眷屬移居守 孝陵城破之日庶免驚恐
惟 衆兄弟親王 衆妹妹公主審之詳之

北征軍情事宜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火耳灰內官王

安等哨馬營離大營三十里揀好便當去處駐扎若
發向前小哨馬爾等可相度遠近處置務要晝夜謹
慎不可怠慢假如王彥王哈刺把都兒不發哨馬在
前却令架砲之人在前遇見賊五人若賊有膽畧架
砲之人如何不被其擒去彼諸人只於朕前說話謾
得無縫只會謾我不會去謾別人你每不要學他這
等 初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等

文同

說與都指揮王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彥哨馬營離大
營三十里揀好便當去處駐劄若發向前小哨馬爾

等相度遠近處置務要晝夜謹慎不可怠慢爾等不
發哨馬在前却令架砲者在前面遇賊五人若賊是有
膽者架砲之人已被其擒去爾等原來是如此無用
之物來我說話且是謾得嚴密只能謾我若謾得賊
過便好今後若再是如此無用即斬爾輩
初四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朕前令中軍清遠侯王友於沿途
收拾落後官軍并瘦乏馬驢及一應患病之人朕自
為處置中軍事務清遠侯於五月初三日到營俱已
收拾送與各軍爾等仍復拋撇在路不行將帶前去
倘為胡寇所掠必致走漏聲息失誤軍機好生不便

初四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明日大天明做飯吃吃飯
了收拾停當才放起營前進

說與內官王安明日令伯十苦木帖木兒卯東曲列
兒脫歡留在大軍下營去處聽候我來議事

永樂八年五月初五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火耳灰內官王
安春山等即選撥漢軍二十名達軍十五名每人馬
二疋跟隨都指揮欵台等往兀兒札并幹難河擒拿
胡寇聲息再選漢官一員撥漢軍一十名達軍二十
名春山處亦撥達軍二十名每名馬二疋跟隨都指

揮伯十往麼海禿等處擒拿胡寇聲息

初六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指揮王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彥即
選撥達軍八名每人馬二疋跟隨都指揮款台等往
兀兒扎并幹難河擒拿胡寇聲息

初六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指揮王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彥選
能幹指揮一員在哨馬營暫時管事每日哨瞭務要
晝夜用心不許怠慢王哈刺把都兒王彥選好人好
馬一百人或二百人或晝行夜止往前擒拿聲息務
要十分仔細擒獲達賊如是仍前失機誤事必加重

罪不赦

初六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在營整理軍馬不必來朝晝夜務
要十分謹慎

初七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等今款台已拿到胡寇人
來問知本雅失里與阿魯台不和自相殺散本雅失
里見在兀古兒木離我兩程阿魯台見在兀兒古納
前者爾等哨瞭不謹在哈刺忙來已為胡寇哨知我
聲息爾等在前如此誤事前日因爾等不用心哨瞭
不能擒拿胡寇八人不知八人何不來報失誤事機
今緊不得緩不得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機正
在頃刻之間我今日渡河往古兀兒劄擒拿胡寇本

雅夫里朱榮王安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刺把都
兒王彥等就為左哨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
李玉仍為後哨馬

永樂八年五月初八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火兒灰內官王
安等今欵台已拿到胡寇人來問知本雅夫里與阿
魯台不和自相殺散本雅夫里見在兀古兒扎離我
兩程阿魯台見在兀兒古納前者爾等哨瞭不謹在
哈刺忙來見為胡寇哨知我聲息爾等在前如此誤
事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機正在頃刻之間我

今日渡河往兀古兒劄擒拿胡寇本雅夫里朱榮王
安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刺把都兒王彥等就為
左哨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李玉仍為後哨
馬

初八日

說與都指揮朱得指揮李玉今欵台已拿到胡寇人
來問知本雅夫里與阿魯台不和自相殺散本雅夫
里見在兀古兒劄離我兩程阿魯台見在兀兒古納
前者前哨馬哨瞭不謹在哈刺忙來已為胡寇哨知
我聲息如此悞事爾等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
機正在頃刻之間我今日渡河往兀兒古劄擒拿胡

寇本雅失里朱榮王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刺把
都兒王彥就為左鞘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
李玉仍為後哨馬

末樂八年五月初八日

皇帝制諭清遠侯王友克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克副
總兵統領各軍馬步官軍脩築城池喂養馬匹務要
整齊隊伍鋒利器械相機調用所領官軍悉聽節制
如制奉行

末樂八年五月初九日

說與都督譚青薛祿薛斌朱榮劉江梁福吳中都指

揮蘇火兒灰王哈刺把都兒欵台內官王安王彥三
保脫脫爾等所領軍馬追勦却寇務要互相接應務
要得賊不許失落一人所有馬駝牛羊盡數收拾以
資軍餉

末樂八年五月十三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知道各隊在內軍下馬匹選擇好
者撥與都指揮欵台等前去山哨

末樂八年五月十八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薛祿薛斌等官軍人
等獲到馬匹務要盡數報官不許隱匿但有隱匿不

報者處斬如是曾經奏過將騎坐者亦要報來

未樂八年五月初九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前日順河而行所以依次前進今往殺達賊務要左哨左掖右哨右掖左還居左右還居右依陣圖前進如遇有山去處不必登山只取便途而行有瘦乏馬駙另委把總官一員在後收拾隨營前進不許遠離

未樂八年五月初十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前日令爾等選撥精壯官軍前征但有患病者俱留在營今又將患病官軍前來却又

使人去接如此在途迂延恐為胡寇所掠好生不便今已令收後之人但有在後者不向前者皆斬

未樂八年五月初十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今婁鬼乃獲到達賊人口羊馬送到爾處爾務要好生收養人口好生防獲不要擾動

未樂八年五月初九日

說與都督譚青薛斌朱榮烈江梁福吳中都指揮蘇火兒灰王哈刺把都兒款桑成內官王安王彥三保脫脫爾等軍回之時沿途仔細跟隨神機銅銃及箭桿皮哈刺兒蠶袋及一雁軍器務要盡數收拾前

來軍器有不堪者可投之於河惟神機銅銃及箭最
為緊要務要用心收拾帶回

末樂八年五月十六日

大明皇帝遣都督薛祿致祭于

幹難河山川之神

曰茲者胡寇騁兇殺戮信使侵擾邊疆朕親將兵以
討之師至于此特封幹難河之神為玄冥河之神以
牲醴致祭尚享

十六日

大明皇帝聖旨今放回達達把禿帖木兒男婦等俱
係好百姓今各給與糧及羊馬放還本土各安生業

凡遇一應漢達及高麗女直野人回統土番雲南百
夷羅羅各部落官軍人等毋得侵害敢有侵害者問
罪不輕

末樂八年五月十五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息伯劉才不問
官軍人等但有犯了重罪的以重號令治他犯了輕
罪的以輕號令治他該斬的斬該打的打毋得徇情
饒過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息伯劉才爾等回

至開平除存留官軍一萬員名外其餘陝西山西寧下其肅各處官軍即便發回故勅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書諭長子皇太子朕將師出塞五月初一日至駙胸河初七日邏騎獲胡寇聲息知胡寇本雅失里在幹難河十三日朕將先鋒直追至幹難河失里以七騎奔竄獲其馬駝牛羊牲口無算乃撫輯降附給與羊馬糧食令各安生業朕用兵若此汝視為如何斯皆天地相佑

宗社之靈將士之力所致此豈朕之所能也掃蕩胡虜沙漠未清乃封于山川振旅班師今特遣人報汝知之故諭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勅成安侯郭亮前令海壽賚勅令都指揮章安盧整陳景先尚書吳中等將運赴口溫迤都糧只依海壽齎去勅內行開平糧三千石不必運赴口溫爾可親率領官軍運赴應昌迎接大軍毋致稽緩故勅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勅輕車遊擊將軍都指揮張安盧整陳景先尚書吳中等爾等即將迤都所積糧米星夜僨運前行或一

程二程接濟大軍將口溫積下糧米運赴口溫迤都
而界之間就於開平見在糧內備運三千石赴口溫
聽候大軍食用毋致遲悞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勅英國公張輔成安侯郭亮今差內官海壽都指揮
李賁平胡詔前去開讀爾處即應付馬匹故勅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制諭清遠侯王友克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克副總兵
統領各軍馬步官軍回還務要整齊隊伍鋒利器械
遇有胡寇相機勦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二十一日

大明皇帝勅諭知院失乃千本雅失里不順 天道
殺戮使臣侵擾邊疆今朕親將兵征勦之追至斡難
河已將本雅失里殺散獲其車輛牛羊牲口爾前放
回指揮塔海等爾之美意朕悉知之久聞爾等欲順
天道輸城歸朕未得其機今聞爾等俱各分散此皆
天道使然能順 天道前來歸朕則父母妻子俱得
團圓永享太平之福苟不聽朕言失此時機悔之晚
矣茲特遣指揮郭帖木兒等以勅諭爾并賜爾綵段
二表裏軍中所將不多用表朕意故諭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勅諭國公米刺

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指揮失例門後改今遣指揮失列門等

勅諭王脫火赤

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千戶沈伯頰帖木兒後改今遣千戶沈

伯頰帖木兒等

勅諭國公乞塔

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指揮火兒忽答等後改今遣千戶米查

吉吉

勅諭哈刺陳各愛馬官員頭目人等

首尾文同但除去爾前放回爾

之美意朕悉知之三句後改云今遣使以勅諭爾就賜爾等綵段表裏

勅諭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安遠

伯柳升到即選精壯步軍六千名前采圍宿都督薛

祿下有精壯者亦選將來錦衣衛選二百名御馬監

選二百名尚膳監選三百名光祿寺帶精壯厨子三

十名前來毋致稽緩故勅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大營中軍有糧米務要均勻接濟

各軍無糧軍士回還毋使困乏拋棄在途

末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內

官趙俊但是軍中所有一應駱駝將車上神機銅銃

均勻摘減駝載回還庶使各軍輕便易為拖拽軍中

糧食務要均勻接濟各軍軍士上緊先差人催督運
來口溫迤都糧食接濟軍士嚴加禁約不許搶散軍
中所有牛羊不問是 朝廷者是官員軍民人等者
盡數拘收將作糧食接濟軍士但有隱匿私自宰殺
不將入官者治以重罪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內官張泰朱不花但是尚
膳監及光祿寺所有米麵臘味棗子并一應物料盡
數給散與無糧軍士食用酒與沙糖鹽醬椒不必給
散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火兒灰王
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彥王安春山等朕今在飲馬河
北岸殺胡城駐劄清遠侯哨馬來報望見阿魯台哨
馬離殺胡城三十里向東行甚是相近爾等切不可
過麼海禿去只來飲馬河殺胡城尋大營哨道前來
就我切不可遮東行以誤事機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即將各衛見收到馬駝
牛羊就摘撥原獲馬駝牛羊官軍好生看養聽候軍

餉之用明白將所獲馬駝牛羊數目及官軍姓名報
來

永樂八年五月十四日

說與都指揮鄭銘今令爾率領回營官軍所帶軍器
不許拋棄沿途仔細跟尋遺下軍器及神機銃等件
務要盡數收拾於清遠侯處交收但有患病官軍人
等就將行帶前去不許拋撇恐為賊寇拿去

永樂八年五月十二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今發官軍人等回營沿途收拾遺
下神機銃及軍器并將帶多餘銃到營之時一一與

內官點過交收

永樂八年五月十二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王安哨馬為大軍耳目朕
令爾等在前並不擒獲聲息今日朕自拿得聲息不
知爾等在前何為累次失機 朝廷大事皆為爾等
所誤似此所為事何能成豈欲故壞事耶欲成事耶
爾等回將話來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火兒灰王
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彥王安每晚發哨馬一百匹

往前行八九十里至東方動伏下遇有胡寇務要用
計擒拿聲息爾等哨馬照依每日常行

未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每日天明及未日落之時許燒火
做飯天未明日已落不許燒火違者處斬所管指揮
千百戶總小旗皆斬

未樂八年六月初一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大小頭目軍士所有號
令條示于後

一臨陣之時大小官軍肩上無纓子背上無黃號紅

勇字者皆斬

一臨陣之際務要盡力勦殺胡寇不許搶虜人口家
財馬驢牛羊牲口及車輛等物敢有違令者該管頭
目及搶虜之人皆斬

未樂八年六月初二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都督薛祿薛斌等每
日下營軍士不許擅出長圍外如有擅出長圍外者
斬

未樂八年六月初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火兒灰王

哈刺把都兒委鬼力內官王彥王安春山爾等將十人架砲不見八人只有兩人又迷失路爾等先前失機誤事今又將無馬官軍在哨馬裏行哨馬本是輕便疾快之事不知爾等留此步行者在哨馬裏何用
未樂八年六月初四日
說與都指揮朱得指揮李玉後面有軍人兩個扛檯神機銅銃六個不見到營爾等務要沿途仔細跟尋星馳送至大營

未樂八年六月初三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火兒灰王

哈刺把都兒內官王安王彥春山爾等今至兀兒失溫河已入賊巢穴務要藏形隱跡不可使賊有所知覺方能成此大事今務要謹慎哨瞭成此大事庶可贖爾等前罪

未樂八年六月初二日

勅驃騎將軍都督吳中今令爾把總都督孫成都指揮何銘為副收管胡寇馬馱牛羊務要好生收管人口不許走失馬駝牛羊不許驚散非收管馬駝牛羊官員人等不許擅自至人口頭畜之所如有無故擅自牽趕者拿住即斬爾等務要用心收管如是走失

人口驚散馬駝牛羊雖有功也是無功仍復加罪若爾等所管之人有將人口頭畜私作人情營求打關節者拿住即斬連等俱有重罪故勅

末樂八年六月初六日

勅驃騎將軍都督吳中金玉今令爾把總都督孫誠都指揮何銘爲副將領官軍在後前進遇有聲息相機勦戮所領官軍悉聽調遣務要好生將帶齊進不許落後故勅

末樂八年六月二十日

勅成安侯郭亮前在飲馬河計筭軍糧食至應昌令

爾運來應昌迎接前後凡十餘起差人催促今大軍已回至應昌不見爾運糧前來若得五六百石先至軍士亦得接濟今顆粒不至如此失誤大事以致軍士乏糧不知爾心懷何謀王何緣故今復差御馬監少監楊春前來即星夜火速作急僱運毋得頃刻遲誤故勅

末樂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息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各處官軍開平即發回原衛今且留休息數日待朕至發遣其回

宋樂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天下都司衛所馬步官軍於迤都口溫開糧食用爾等却不由迤都口溫開糧乃遇途至應昌以致軍士餓死者大半今得爾等奏言得知口溫無糧其原運糧之人與爾等說口溫無糧之人俱令前來回話前擒遠賊爾等令人監守後竟脫逃其原監守之人即令管送前來回話

宋樂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朕以全師付爾等領

回爾等舍近趨遠避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致使官軍餓死有太半昔馬謖違諸葛亮節制舍水上山亮即斬之亮小國之軍師而法制在於必行况朕以堂堂之天下又豈可以廢法制也哉朕制諭爾等遇有胡寇即相機勦捕胡寇去爾一程又不勦殺舍糧不趨失陷全勝之師故違朕命 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是爾等自取其死

宋樂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勅英國公張輔勅至即令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

將所領官軍自飲馬河至開平明白開報見在若干陣亡若干失陷若干病故若干朕至即要數目故勅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說與英國公張輔即將清遠侯王友等所領馬步官軍所帶一應軍器後實點過不許那借應點仍取其數目見有若干拋棄若干明白開報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勅英國公張輔勅至即將犯人王友劉才原領制諭追取所領軍馬爾就掌領以俟朕至故勅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勅王友劉才前在飲馬河朕以全師傅爾領回爾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且如逸都糧前為寇所掠後復運去若是無糧待朝廷之過而口溫尚有糧爾等乃不就口溫有糧近地前制諭爾等遇有胡寇相機勦捕爾見賊家小相去一程人又不多正好勦捕建功却乃畏避故違朕命遂使全勝之師遇途乏食餓死者大半棄軍器于途以資敵以害 朝廷不知爾等立心何為欲王何謀爾等何面目以見朕何面目以見將士罪惡貫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自爾等自取其死故勅

末樂八年六月三十日

勅王友劉才朕以全勝之師付爾等領回就制諭爾等遇有胡寇相機勦捕爾等啓行之時朕又遣內官三保說與爾等但遇胡寇務立奇功頭功爾等言無妨教朕放心朕以付託得人即放心矣不意爾等去賊一程活賊性命不行勦殺乃害 朝廷官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為不可爾等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使官軍遇途餓死者大半不知爾等主何意何謀夫法者朝廷公器非朕所得私今爾等罪惡滔天一死不易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實爾等自取其死

故勅

末樂八年七月初二日

勅英國公張輔朕前在飲馬河以全師付王友劉才捨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遇途至應昌而回至使官軍餓死者大半啓行之時朕以制諭付之遇有胡寇即相機勦捕彼去賊一程不行勦捕乃活賊性命而將全勝之師餓死其立意主謀皆有二心欲壞

朝廷大事以資敵人且所領軍士久勞于外正當善爲撫綏將養其回不待朕命擅自驅迫使之脩路前遇胡寇正當勦除之肅清道路以迎君父乃不如此

若使朕由彼而回猝然遇賊是以賊遣君父也今其罪惡貫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尚欲假此以掩其過豈可得也夫法者朝廷之公非朕所得私原其情罪必殺無赦非朕殺之乃彼自取其死茲特諭爾即將與犯人王友等觀之故勅

末樂八年七月初二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所有患病官軍存留在開平將息仍各留停當頭日照管俟病安領回瘦乏馬匹亦留在開平水草便利去處牧養每馬十匹留軍二名看牧仍揆的當頭目管領候馬匹臆息肥壯

領回

末樂八年七月初四日

說與文武大小群臣及軍士往者胡寇拘戮使臣朕命師往問其罪所遣丘福匪人愚駟頑冥本乏將才以致敗衄陷師致使胡寇驕騁朕慮其擾邊故親帥六師往討之使邊境清寧將士皆得高枕人民無轉輸之苦一勞永逸而胡寇氣運衰絕實天亡之使其全勢冰消瓦解自相讐殺師至幹難河已將胡寇本雅夫里追敗又將隨駕將士往東掠阿魯台將士奮不顧身即摧敗之前在飲馬河以全勝之師付王

友劉才領回已於興和命尚書吳中都指揮張安等
運糧赴迤都口温二處迎接而運糧者車塵相望朕
又令吳中等運糧出迤都二程令王友等差人往迎
糧王友等自飲馬河十二程至迤都聞有胡寇三千
即畏怯躲避乃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又令其
但係朕所用之物及牛羊悉以給軍士彼牽趕牛羊
直至開平不以給散乃遇途至應昌無糧之處而回
致使官軍餓死朕不明知人以至如此實痛切于心
啓行之時朕制諭之遇有胡寇相機勦捕彼與胡寇
奧魯相去一程不行勦殺是欲活寇性命而殺

朝廷官軍故違朕命其主意立謀不知何爲爾文武
大小群臣軍士即將王友等罪犯從公定議來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說與大營及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如今征勦
番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偷盜馬驢
宰殺是欲減 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今但有偷
盜馬騾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偷盜人有能
首告者免罪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實的回軍之日
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鈔三千貫若有知情不出
首的一體治罪都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勅

譯出達達字一道齋去薛脫歡吳允誠裴雅失帖
木李英趙成夏曲倫反等處看

未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說與劉江狗兒爾二人明日來安宿處迎接聽發落
爾二人去後令朱榮春山來朱榮春山去後令不花
禿來勅

未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為頭知院和寧王阿魯台四月
二十二日朕率領軍馬至馬塔兒海子爾差都指揮

曩加反等同曹千戶來見所奏事情朕悉知之今爾
為朕出氣力爾等家小隨爾從便處置務要無虞今
遣千戶曹者赤帖木兒同都指揮曩加反等賫勅諭
爾勅至爾即收拾人馬前來臚胸河會合前進勦捕
不順 天道之賊故諭

未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為頭知院和寧王阿魯台今命
爾為總兵官率領爾處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大
小頭目軍士人等前來臚胸河會合勦捕剋賊寇

就命爾來守和寧之地爾所領大小頭目軍士人等務要用心協力以成其功悉聽總兵官和寧王阿魯台節制如勅奉行

永樂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為頭知院和寧王阿魯台前者指揮徐晟去賜爾茜紅肩纓一付千戶曹者赤帖木兒回言肩纓未有今賜爾黃綾紅勇字號一個鉄鏡三個紅纓十二斤與爾作肩纓所用有餘可分與大頭目為號就發信炮十五個與爾故勅

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說與狗兒來樂八年在飲馬河哨見本雅失里聲息是爾誤了今哨見聲息又是你誤了我前已有號與阿魯台兩處哨馬相見我的十一個人左旋他的十個人右旋今他的人既擺立爾處哨馬却不與答號若爾哨馬答號彼必答號若不答號必是瓦刺之人便湏相機追趕擒拿爾不與答號不知爾意思如何是故欲壞事這罪不干別人事皆是爾所為論爾之罪重如泰山是爾自取殺身之計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勅大營并各營總兵官及各管隊頭目所有事件條示于後

一官糧麩衣甲軍器好生點看

一馬驢有瘦乏的選出來着運糧官軍帶回

一軍士有病重去不得的取勘出來逐名明白交與

運糧官帶回仍取領帶文書務要好生將息不致失

所

一有等無理官軍將收得馬騾驢匹梁子不即送赴

大營與人識認却將梁子檢括把馬騾驢匹馱載自

已行李每日又不飲水喂草及至壓損瘦乏丟棄在

路但有收得馬騾驢匹梁子者不許停藏即便送赴大營着人認識如有隱匿者拿住定依軍法處斬

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勅都督河濟尚書郭資通政范政大理寺丞馬麟鴻臚寺丞劉泉所有事件條列于後

一爾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及忻城伯趙彞等所領

運糧官軍人夫除存留官軍守城護糧外其餘官軍

及人夫盡數領回原係扈從者令回北京不係扈從

令回各衛所人夫即便放回寧家生理

一患病官軍人夫自擒胡山直抵興和一路務要盡

數收拾不許遺下一人沿途務要用心調理軍民相
護不致踈失痊可之日照前發落

一瘦乏馬驢自擒胡山直抵興和一路務要盡數收
拾不許遺下一馬一駟沿途務要好生喂養不許拋
棄回至萬全摘撥官軍就彼喂養

一患病官軍人夫所帶衣服糧草務要用心照管不
許強梁之徒劫奪敢有恃強劫奪者即便拿審問是
實斬首示眾

一清水源并殺胡城所存下運糧軍夫回途口糧務
要照數一名名交割明白如是交割不明或有軍夫

缺食爾等與原管糧及放糧官員俱以軍法處治不
赦

永樂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勅兵部尚書方賓今朕親率六軍征勦瓦剌番寇肅
清沙漠特命爾掌管錢糧文書軍馬數目爾其夙夜
恪盡乃心毋怠毋忽欽哉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朕昨夜觀氣候瓦剌賊寇已動或
往東行或來襲我軍俱未可知勅至爾等哨馬見時
不可輕戰恐他遠接應不及務要十分小心謹慎勿

為番寇掠一二人去今已令人護送糧米與爾等爾等且在廣武鎮聽候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勅大營各軍總兵官今日路近只有三十里且將駝馬撒放至巳時起程昨日各軍人馬多有落後未至有不到者又不來報着被賊拿是故意送聲息與賊勅至即便催促前來到廣武鎮逐一點聞有一人不在者該管頭目治以重罪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諸將之中拔爾二人為前鋒領哨

馬爾等自清水源至廣武鎮遇有番賊聲息不曾拿得人前有此失權且不論十八日路遠無水爾等不預先着人來報將及至營方令指揮蘇雨來報問他事務一些不知十九日又引至無水去處安營人馬皆窘乏及差人於營東七八里哨看有海子四十餘個深者泮死馬駝淺者人皆飲足又有泉眼不計其數爾等皆不知假使賊在旁伏下人馬爾等亦說不知道似此要爾等在前哨瞭何為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勅大營及各軍收後官今日起行但有落後的都砍

了接去的也砍了有拋棄驢馬糧食的也砍了都提將頭解着牌來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昨日起行有原在這里生長的人引路說今日早到飲水河即休息人馬以待番寇爾等起故意引入無水艱難去處東奔西走勞人乏馬是損自己氣力以資敵寇不知爾等主意故然如何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今三保回言爾等哨見番寇踪跡

已往東路不見爾等再差人來報的確聲息今伯失言由此別有路徑直到土刺河北從飲馬行少三四程地沿途多有水草爾等如果哨得番寇踪跡的然往東行朕明日徑至飲馬河休息人馬以養銳氣一舉而擒滅之如番寇不曾東由此徑往土刺河不到飲馬河道路甚遠勞乏人馬氣力勅至爾等仔細哨看番寇有往東行踪跡無回轉蹤跡即差漢官一員達官一員具本來報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勅指揮李王都指揮朱免力不花昨有人望見後面

卷之八十八
有些人馬動靜已勅爾等晝夜用心仔細哨瞭今果有番寇六人伏在馬上夜間到爾等坐冷邊爾等明知不聽號令不行捉獲本欲砍將爾等頭來今且不砍頭務要爾哨看踪跡所往何方跟捕得獲如是不獲皆砍了爾等頭故勅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前日號令有情願將自己馬匹借與好漢騎坐廝殺有功時許與借馬人分賞不願者聽今有等無理的人強奪他人的馬匹騎坐那有志氣的人不愛惜家財將父母財物

妻兒媳婦頭面首飾買馬出來立功與朝廷出氣做好漢這等是忠於朝廷的好男子那無理強奪他的馬騎坐這好漢每心裏怎麼過只把自家心裏比過得過不得今後情願借與馬者只依號令行不願借與人者不要聽人唬嚇故勅

永樂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勅大營并五軍總兵官及管隊頭目今前哨馬已與胡寇交鋒殺死胡寇數百人見藏伏在山谷間胡寇陣上有漢人來與我軍打話說今夜五更來劫營爾等好生仔細謹慎不要鬧靜靜等着他但有騎馬來

的便是胡寇故勅

宋樂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與胡寇廝殺時不許於陣與胡寇說話打話但有與胡寇說話打話的便拿住便殺了如有胡寇來降的方許與他說話故勅

宋樂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哨馬近了有賊來營邊殺了人去都不得知勅至即將哨馬放出十五里或十里哨瞭架砲的再放出十里或十五里不要誤了事故勅

宋樂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夜務要十分仔細謹慎隄備防賊來劫營不許放炮不許人開不許吶喊不許驚營靜靜等着他但有騎馬來的是胡寇將箭射鎗截他今後起營不許拋棄軍器及一應鉄噐違者并該管頭目都殺了不饒故勅

宋樂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明日行營軍士有患病的務要馱載至營驢匹有乏了走不動的即報與該管都指揮分與本隊軍士食用今日有

病軍士在後不到營的即便報來如今已差人將馬去馱接若不從實開報接到問出是某衛某頭目管的該管頭目殺了不饒就取勘各軍士糧米多少務要從實報來不許妄報故勅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軍士有患病者令各都司各委指揮一員收拾管領俱聽成安侯鄭亮提督務要沿途好生看管將息不許拋撇一人如有不用心看管將息故意拋撇及收拾不盡該管指揮治以重罪故勅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後行營不許軍士落後如落後的便殺了該管頭目治以重罪不饒務要發落軍士每都知道軍士每都要發落他吃飽飯不要胡使他故勅

永樂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勅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爾即差指揮千百戶自居庸關下直擺至北京城北看視回來官軍人等但有躡了人田禾及搶奪瓜菜柴草等件并搶奪買賣客商物貨即便拿住候朕至京依軍法處以重罪朕已

遣人試爾如是所遣指揮千百戶不行用心看視擒
拿或被人告發或體察出來看視之人與犯人一體
依軍法處以重罪故勅

未樂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勅隆平侯張信前勅爾馳驛來見朕沿途緩行以待
爾至爾故遲疑不速前來及至興和守城頭目撥好
馬一百匹跟爾前來爾相去三四程却退怯不進竟
爾誤事今爾在家築牆天時缺雨暑月重勞人力所
築牆又非緊要又無敵可拒不知爾果有何主張作
此態度作此不急之事不知爾處心如何勅至爾即

自來回話故勅

弇山堂別集卷之八十八

